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德宗皇帝

德宗皇帝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閭閻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請救秦人遂走吳師復國詳見劉向說苑

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
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
家扈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
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
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
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
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
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至
是乃下制大赦

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齊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

精未上通事既獲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與或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郡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覲貌罪實

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一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

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

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

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

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

孫廣李綏李元平爲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遣其將楊峯肅勅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

狗具奏少游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爲濠壽盧鄆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蕪黃及鄂州爲曹王皋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

而希烈將兵圍寧陵濮州刺史劉昌拒守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鎮海節度使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輦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

遂解圍去廬州隋置今安徽合肥縣是霍邱隋縣今屬安徽淮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爲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

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

畢命罔力竟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
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
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通作憂追戒平居之專
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
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
卽命去其榜

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

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宣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瀆亂朝政以致今日陛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
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
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復自江淮還以件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洛

上出奉天抱真退屯臨洛事具前

遣賈林

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

田悅欲與武俊共襲抱真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乃圖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且易定濟易

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回乾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王河朔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

扶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暨子邪？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馬燧盟。

然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共背之，使

相望。至是，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滔，召官

屬議之。

許士則曰：朱滔殺懷仙，屠希彩，愧兄使如京師，而奪之地，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其心腹詎可量哉？今不若陽許偕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

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

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秀述武俊語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行不悔？過而歸之，且舍九葉天子，

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悅意遂決，因遣秀還具

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閒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

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

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卽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

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爲

恆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爲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祕書監崔漢衡

博平人。

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懷光既脅朝

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

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爲所併請移兵東渭橋久乃許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爲懷光曰

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

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差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今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石演芬西

城胡人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

退字

問梓州人聞之馳表奉迎時李建徽陽惠元尙與懷光連營懷光襲殺惠元

建徽走免

先是陸贄自咸陽還奏言建徽惠元軍附麗懷光必不兩全宜託言李晟兵少懷恐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爲掎角仍先諭旨二人即日進路上不從遂及變懷

光與韓游瓌書約使為變游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

夏州人

守奉天休顏狗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

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至盤屋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

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行者

俱得入路谷

注見前

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初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說之

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舍生以至于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欲獻而反迺閉上幸山南自投于牀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盤屋稱病為僧泚召為吏卻尚書于是朝士之竄匿者多

出仕泚矣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

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

東渭橋營壘

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閒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

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惡未忍擊

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

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田悅用兵數敗士卒

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為魏博宣慰使

巢父性辨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順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

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徹警備緒遂與左右殺

悅及其將佐扈粵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

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

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權

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實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武威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

兵恣行殺掠今雖盛疆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以緒為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兵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

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

計于賓佐李景略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

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閤宴等

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既辦

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貴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略

曰鄉者之議衆軍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

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遁歸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

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光懷慙怒內憂麾下

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

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上之發奉天也韓游

人還郿州已而懷光遣使詣郿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游

虜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此不

于負也游虜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以游虜知軍府事

車駕至朱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

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

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

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視小舍大遷都岷峨

謂岷山峨眉山也岷山注見前峨眉山在今四川峨

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

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贊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

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數爲重利近實而于德爲輕事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

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

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勦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勦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上驚憂涕泣慕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忤上意盧杞貶上心直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

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殺張鎰事具前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

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

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褻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

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

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

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贊近有卑官

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

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輕

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

待有任刑之心思用萬幾有獨取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閒。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

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游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偪長安。

姜公輔罷爲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

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

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

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

略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

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于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

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

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

彰果而行之 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

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

泚授希鑒爲節度使

以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爲工部尙書

先是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

澤

字安時關中人

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

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

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

隨軍府遂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實攻魏州亦

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

林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

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圓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

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

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尙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

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

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

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韓滉欲遣使獻繒帛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

行滉喜曰君能此行請卽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班白金一版使置腰閒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

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鐵使包信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繒帛比入關上

有春服亦自御給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包信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上以

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舍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蹏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死則悉爲之禽百姓畏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禽百姓畏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勸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其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奉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

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調、而下無死綬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

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寶、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

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實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實請休息數日、回

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爲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

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胡三省注、在經城西南、經城廢縣、在今直隸威縣、抱真列

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

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

不能追也。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己、怱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本名華、定州安喜人、爲滄州節度使。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

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

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

恐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爲一軍。華從之。上卽以華知節度事、賜

名曰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李晟大陳兵諭以

收復京城

引所獲諜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

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

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

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

元光尙可孤刻期集城下

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

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

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城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

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

李演王泌

晟之甥

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

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泌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

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

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

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

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

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是日渾瑊、韓、游、城、

亦克威賜

晟斬泚黨李希倩

希烈之弟

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遣掌書

記于公異

吳人

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

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晟之在渭橋也、癸、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

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

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朱泚將奔吐

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

使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酬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待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詔以

梁州為興元府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曰、如此則

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

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輩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

敵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箕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

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賂元光尙可孤以其

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

在長安縣西

先賀平賊後

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

閒日

以開讀曰閑胡三省注唐世天子以宴日視朝雙日謂之閑日

輒宴勳臣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

次之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李泌爲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

目

上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愛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風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

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驕悍控制西城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

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